

怎樣準備接受教宗的信？

陳日君樞機

大家都在等待教宗本篤十六世於年初所許諾會寫給中國教會的信。全球教友及所有關心中國教會的人，都等待着。爲這信提供初稿的人也好奇地等候著，他們知道教宗不會單純在別人提供的草稿上簽名，他會親自衡量每句話，這封將是「他」的信。那些去年在國內組織三次非法祝聖主教的爱國會人士及政府官員，以害怕的心情等待這封信，他們預測這封信對他們不利，甚或也準備報復行動。

中國政府，一面記得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及十二月二日教廷嚴厲的聲明，另一面又見到二零零七

年一月二十日那公報的妥協姿態，恐怕對教宗的信不知怎麼猜測。國內地下教會的神長和教友充滿希望地等待，因爲教宗十二月廿六日的講話及教廷一月廿日的會後公報，都向他們表示欣賞鼓勵。他們當然也等待着教宗的信，他們可以有很不同的心態。

多數的神長教友期待教宗的信會給他們清晰的指示，不少神長及教友曾抱怨前些日子教廷的指示不清晰。他們預測教宗的信不會完全滿足某些人的期待，但他們準備無條件地接受教宗的指導，他是伯多祿的繼任人，基督在世的代表，爲了忠於他

的領導他們會不惜付出代價。

但也有神長教友希望教宗傾向妥協（主張「不要刺激政府」），以為這樣可以促進中梵早日建交。代表這心態的是天亞社在三月廿日刊出的一篇大陸神父匿名的文章（英文公教報也在四月一日頭版轉載了大部份內容）。細閱該篇文章之後，本人認為作者雖以中立自居，其實很接近官方立場。對於事實的報導有頗多選擇性；分析及批判似是而非；看來的似是要影響教宗的信，令它偏向妥協，保持不正常的現狀。這企圖當然不會成功，但文章的效果仍然相當危險，會誤導國內外的讀者，使他們對教宗的信有錯誤的期待，當信函出來時，他們會有錯誤的回應，這樣會削弱這封信的功效。

讓我較詳細談談該文章的內容。文章強調國內（地上）教會一直忠於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，並尊敬教宗為「精神領袖」。但忘記了直至今日，地上教會還公開堅持獨立自辦。文章批評地下教會堅持與政府對峙。但地下教會祇是拒絕獨立自

辦教會。文章認為某些海外教會媒體對中國有敵意，還說有「教難」。難道沒有嗎？本人雖不認同龔氏基金會的立場，但他們列出的、被監禁的神長教友的名單，絕非道聽途說！

作者斥責我們按西方標準批判。然而，人權應該有西方東方之別嗎？人權是與生俱來的！作者還重提鴉片戰爭等舊事來為政府的落後政策護航。作者有一個說法：要我們欣賞中國政府近年的發展變化，接納還存在的限度。

當然這是我們接受的。但如果你見他們行前兩步退後一步，甚或行前一步退後兩步，你能欣賞他們的退步嗎？如果所謂尚存限度使目前的處境不合最低要求，我們還是應該抗議的。烏籠不論多麼大，關在裡面的還是「籠中之鳥」！

在論到中梵之間的張力時，文章作者再以中立者自居，那末也就是把教會的立場放在一邊了。他說一切問題都出於中西文化的政教理解差異。他說政府不接受教會未有政府認同就決定主教人選，是

因爲不明白教會的信仰要求。教會不接受政府把無教會認可的人選任主教，是因爲教會沒有理解中國的政治期望。那末結論是什麼？是教廷應該犧牲信仰的要求而滿足政府的政治期望嗎？

讓我們看看作者如何批判去年四、五月及十一月的非法祝聖主教事件。意想不到，作者竟敢嚴厲批評這些行動，說是「違背常理，實在過份」（這使我們相信他有內幕資料知道，那些行動並非由最高領導發起的，正如我們猜想的一樣）。但在批評之餘作者說：重要的是問「爲什麼？」。在回答這問題時其實他把這些非法祝聖合理化了；暗示其實這些行動所表達的，是中方對梵方秘密任命主教人選的不滿，是對羅馬不批准一些政府支持選舉產生的主教人選的相應報復，及對某些海外教會反共反華言論的間接抗議。這樣，潛台詞就是：「在關鍵時刻中梵雙方標榜的誠意都經不起考驗」。

我們的看法是這樣：從這二十多年國內教會的「發展變化」看來，非法祝聖主教的事件非常「違

背常理」。它徹底倒轉了那「發展變化」的方向。十多二十年來，中梵兩方都大方地彼此遷就：教廷認可了大批自選自聖的主教，批准多數主教候選人，卻沒有要求他們脫離公開的教會。政府知道主教們尋求了羅馬的認可和批准，甚或直接或由羅馬任命，也沒有否認他們的職權或處罰他們。

「發展變化」到這個地步，本來條件成熟，是時候大家坐下商討一個大家同意的、合理的辦法。而且在兩位教宗接替之間好像機會也在眼前了。不料在四、五月間有人作出了那「震驚世界」，使「全球天主教徒遺憾」的醜事，它也與「中央正提倡的和諧理念背道而馳」。大家都問「爲什麼？」

我們香港教會人士有理由以爲那是一些既得利益者，因爲怕中梵建交後一切正常，他們便保不住權力，才作出那「違背常理」的事來破壞中梵建交。文章的作者應該聽過我們這個看法，爲什麼沒有提出來討論？

作者提起最近政府怎樣贊助某些宗教舉行大

型活動。我想如果政府讓我們天主教自己辦自己的事，我們已滿意了。而且幾時宗教局或愛國會作出安排，免不了有政治企圖，正如他們牽了馬英林神父去參加莫斯科的國際宗教和平高峰會議，也莫非是爲讓他和樞機們握手、與主教們共祭、一同拍照，以爲這樣可以證明馬氏已被承認爲合法主教。

現在讓我們探視這意見書的目的是什麼。不難看出文章的目的是維持現狀。理論的推演如下：既然照他所說，問題在於兩邊固執，有嚴重誤會，那麼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兩邊都要妥協。文章的作者把重點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，希望快速建交，爲此教會該作出「任何有益於中梵修和的友好表示」。在「了解」、「信任」、「善意」、「友誼」等美妙的字句下，他想說的是教會不要「刺激政府」。不要強調宗教狀態的正常化，不要堅持宗教自由：就算在建交後也不要有大變動，一切保存現狀。（在現狀內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得到保障。）

這篇文章的作者希望教宗妥協，教宗當然不會受

他影響，但這篇文章仍然非常危險，很易誤導讀者對教宗的信有錯誤的期待。中外讀者如果被動地認同了這文章，就會期待教宗急示善意，少提真理，急於達成中梵建交，而不計較能否使教會情況正常化，能否重得真正的宗教自由。懷有這樣的期望，將來就會對教宗的信失望，甚或會作出非理性的報復，這樣在中國大陸的教會將會走上真正獨立自辦的不歸路，教會內的優良份子一定會灰心而消失。信仰生活的正常化也就遙遙無期了。

我們深信教宗寫信的目的，是爲帶領我們返回正常的狀態，讓千萬中國信徒能喜樂地渡正常的信仰生活，並結出豐碩的果實。讓我們以祈禱和行動站起來，支持這個目標。讓我們和國內佔大多數的神職和教友準備無條件地接受教宗的指導。我們懇請國家領袖不要再讓一個被奴役的教會使國家蒙羞，而要讓一個自由、被尊重的教會爲強盛而受尊重的祖國增光。請給這些你們的子民能喜樂地過他們的信仰生活，他們會賣命爲國家作出貢獻。□